

Table 表 14-3 2020 年國民可支配所得及國民儲蓄

單位：百萬元新台幣

國內生產毛額(GDP)	19,798,597
加：國外淨要素所得(NFI)	571,839
國民生產毛額(GNI)	20,370,436
減：折舊(D)	3,155,489
減：統計誤差	-84,954
按市價計算之國民所得(NI _{MP})	17,129,993
加：國外移轉收入淨額	-93,305
國民可支配所得(NDI)	17,036,688
減：民間消費支出(C)	-9,600,375
減：政府消費支出(G)	- 2,771,196
國民儲蓄淨額	4,665,117
加：折舊(D)	3,155,489
國民儲蓄毛額(NS)	7,820,606

資料來源：行政院主計處，《2020年國民所得統計摘要》，表 8-1、表 10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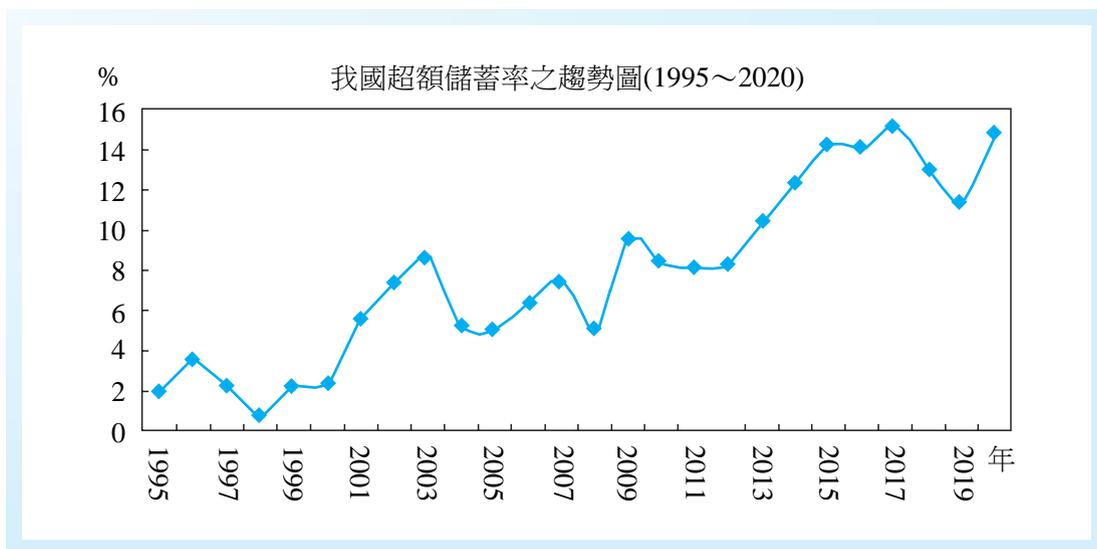
◇ 重要名詞：■ 國民可支配所得 ■ 國民儲蓄淨額 ■ 國民儲蓄毛額

思考 14-1 台灣的超額儲蓄

國民儲蓄相當於是一個國家未來經濟動能的儲存，如果能在借貸市場中流向投資，如企業蓋廠、政府公共建設等支出，則對經濟成長是有所助益的。但前提是國民儲蓄增加時，投資也要能跟上腳步。而觀察國民儲蓄是否能「有效」地被運用，可由超額儲蓄或超額儲蓄率觀察，超額儲蓄的定義為：

$$\text{超額儲蓄率} = \frac{\text{國民儲蓄} - \text{投資}}{\text{GNI}} \times 100\%$$

當超額儲蓄率愈高便代表著一國的儲蓄資金閒置過多，未被妥善地運用。由下頁圖可看出我國的超額儲蓄率平均呈現著遞增的狀態；所以政府應當正視此一問題，如何將超額儲蓄轉為民間投資、政府公共投資，如此方能將國民儲蓄轉化成經濟成長的動能。當然，超額儲蓄的資金動能若轉至房地產、股票等市場時，就未必對我國是好事了，因為雖然資金流入會使房價與股價不斷創新高，但是炒作行為對實質經濟體的影響不大，甚或一旦泡沫破滅後，全民又要付出相當的代價^④。



第十節 GDP與福利

一個穩定成長的國家，其 *GDP* 往往呈現溫和地增加。問題是：*GDP* 持續上升是否意味著該國福利的上升呢？這便是本節主要探討的目標。

*GDP*用以衡量福利變化時之缺失

如果我們直接用 *GDP* 的增減來當作福利變化的指標，往往會有下列缺失：

1. 忽略人口變動

如果以一個國家的 *GDP* 來衡量福利，會忽略了人口變化對個人福利的影響。舉例來說，假設快樂國在 2018 年的 *GDP* 為 100 元，全國有 2 人；而 2019 年的 *GDP* 上升至 200 元，人口也增加至 5 人。若直接比較 2 年的 *GDP*，2019 年的 *GDP* 自然較高，但是否意味著 2019 年的福利較高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因為 2018 年平均每人可以分到 50 元 *GDP*；而 2019 年平均每人只能分到 40 元的 *GDP*。在物價不變的假設下，2019 年每人的消費量反而較少，福利自然較低。因此，我們不應該直接以全國的 *GDP* 增減來當作福利升降的指標，因為如此會忽略了人口的變化。有鑑於此，我們常用平均每人名目所得(nominal *GDP*)

14 其實我國之前曾有過更高的超額儲蓄率，便是 1984~1990 年代，超額儲蓄率曾高達 20%。而這些年中，資金大量流向股市與房市，1988 年股票指數為 3000 多點，隔年便突破萬點；台北市的平均房價也由 1988 年的 15 萬元，到 1989 年便翻了一倍高達 30 萬元，正所謂「台灣錢淹腳目」，所以政府應留意超額儲蓄的流向。